**《离骚（节选）》**

**一、内容导读**

屈原（约前339～约前278），名平，字原，又自云名正则，字灵均，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。战国末期楚国诗人、政治家，“楚辞”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。1953年，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（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，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，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·马蒂）之一，是我国有记载的第一位文人诗人，第一位知识分子，开创了“香草美人”的诗学传统。

屈原因出身贵族，又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，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，位为左徒（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;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”）、三闾大夫（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，是主持宗庙祭祀，兼管王族屈、景、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的闲差事。屈原贬后任此职）。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，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，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，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、威震诸侯的局面。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，以及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，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及顷襄王的放逐，流放江南，辗转流离于沅、湘二水之间有九年之久。顷襄王二十一年（前278），秦将白起攻破郢都，屈原悲愤难抑，遂自沉汨罗江，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。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，人们用吃粽子、赛龙舟的方式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屈原是一位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。他的政治理想就是“美政”，包括两个内涵——圣君贤相的政治和以民为本的思想。他的代表作品有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《九章》等。

【教师强调关于“姓氏”的文化常识】在古代“姓”和“氏”是有严格区别的。“姓”代表氏族的血统，起源于母系社会，称为族姓，是为了区分血缘，防止血缘婚配而发明的相应识别标志。“氏”是古代贵族标志与宗族系统的称号，从夏朝中期开始“氏”成为“姓”的支系，表示功勋和地位。屈原，是“芈”姓，“屈”氏;楚怀王熊槐，芈姓，熊氏，名槐：所以《屈原列传》中说“屈平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”。

**二、读准字音**

陬（zōu） 庚寅（gēng yín） 揆（kuí）肇（zhào） 锡（cì） 扈（hù） 纫（rèn）搴（qiān） 鞿（jī） 谇（suì）纕（xiāng）忳（tún）侘傺（chà chì）溘（kè） 攘诟（rǎng gòu） 芰（jì）

**三、把握节奏**

《楚辞》以六、七言为主，兼及四、五、八、九言，并多用楚地口语“兮”字。诵读时要有节奏，一般三四个节拍，随文切分。读时语音延长，不仅可以强化抒情、咏叹色彩，而且能够充分体现楚辞体情感浓郁的特点。

如：长太息/以/掩涕兮，——哀/民生/之/多艰。余/虽好修姱/以/鞿羁兮，——謇/ 朝谇/而/夕替

**四、素材积累**

“独立不迁”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。它包含两方面：一是对养育了自己的故乡的热爱与依恋;二是在政治斗争中坚持原则，决不随波逐流。

屈原的一生便是“独立不迁”的最好诠释。他始终坚持自己的“美政”理想，屡遭打击，毫不动摇，正如他在《离骚》中所说的：“虽体解吾犹未变兮，岂余心之可惩！”他也曾打算像战国时代一般士大夫那样周游列国，去寻找了解自己的君主。但是，对于自小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乡土的深挚感情，使屈原不能他迁。回楚既不可能，远游又不成，最后，在无可奈何之际，只好投身汨罗，以死来殉自己的祖国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。

与“独立不迁”相联系，屈原在诗歌《橘颂》中还提出两条为人的准则：无求与苏世。《橘颂》中说：“深固难徙，廓其无求兮。”一个人胸怀坦荡，不图私利，不干人，不屈己，才能頂天立地，保持独立的人格。《橘颂》又说：“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。”必须头脑清醒，是非明辨，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。无求与苏世浸透在屈原“独立不迁”的人格里，使之臻于更坚实、更完美的境地。

《渔父》的中心思想也是“独立不迁”。不过这首诗人们多以为伪作。王逸既说是“屈原之所作”，又说是楚人追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，本来就自相矛盾。但司马迁在《屈原列传》中已采用它的内容作为事实来叙述，因此可以设想，这篇作品的文字虽然不一定出自屈原之手，而渔父与屈原的问答却实有其事。屈原的答话可以作为了解屈原思想的可靠资料。渔父问屈原何以被放逐，他答曰：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渔父又问他：“举世混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？”他答曰：“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之温蠖乎？”

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。渔父大概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者，他不满意社会的黑暗，但他的态度是与世推移，随波逐流。屈原则不然，他要保持自己的清高和清醒，不肯同流合污。这当然会陷入孤立，但他不怕孤立，决不会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。正如他所说的“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，固将愁苦而终穷”。

“独立不迁”的人格还表现为对正直的追求与维护。屈原批评那种“背绳墨以追曲”的行为，发出“伏清白以死直”的誓言。在《涉江》中，他表示：“苟余心其端直兮，虽僻远之何伤！”

在儒家的典籍中，治水有功却被天帝处死的鲧一直是个反面人物，那么鲧到底犯了什么天条会被天帝处死呢？《山海经》说：洪水滔天，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，不待帝命;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。原来，鲧的罪行是私自窃取了天帝的息壤去填洪水以拯救人类。这样说来，他简直就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。屈原对这样一个英雄深表同情和赞赏，从这可以看出屈原自己人格的崇高。屈原明知自己的结果会和鲧一样悲惨，但是他决不屈己从俗，而始终保持着“独立不迁”的人格，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啊！

 （选自袁行霈《中国诗歌艺术研究》，有删改）